

兒女

陸魯一

兒女

著一魯陸

壽民先生主編

中學創作叢書

本叢書是精選全國中學生作家的精心力作而編成的，可稱爲中學生的模範文集。內容有小說、詩歌、小品、戲劇等。第一期先出十二冊。每冊七萬字，實價三角。全國的青年們，你們要欣賞你們自己的作品嗎？你們要踏入你們自己的這個國地嗎？我們以萬分的誠意所禱。書名如下：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(一) 雲情 | (二) 追求 |
| (三) 微笑 | (四) 湖邊 |
| (五) 弱者 | (六) 心痕 |
| (七) 失蹤 | (八) 回家 |
| (九) 往事 | (十) 雨天 |
| (十一) 燈光 | (十二) 寒外 |

女兒

每冊實價六角

著者 陸魯一

出版者 中學生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北河南路
中和印刷公司
閘南里五四三號

發行者 中學生書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出版

目 錄

目	錄
美滿的婚姻.....	一
五月天.....	一五
女兒.....	五五
冬秀.....	八五
天命.....	一一
悟五師母.....	一三三
醒來罷，姑娘.....	一五三
接車.....	一八七

美滿的婚姻

間壁房間內忽然起了一陣好像帶有「譏刺」「輕視」的劇烈的笑聲；娟華的神經末梢，如同觸了電流似的，身子微微地打了一個寒慄，胸口卜通卜通跳了兩下，一大串介乎嫉妒與蔑視之間的臉孔浮上她的心頭。她急忙擺脫了，癡坐在三個抽屜的寫字檯背面的小軒所緊握的右手，接着立了起來，又低下頭說了一句：「我們以後再說罷！」才輕輕地走到房門口把電燈打亮。

二十五支光的燈炮射出的淡黃的光，照在已有多年未加粉飾的白墻裱成灰色的牆壁上，顯出異常黯淡的調子。

小軒仍坐在寫字檯背面，熱情衝動得他那板滯的毫無表情的臉上，猶如喫了過量的酒似的，從頸項一直紅到鼻尖。失了神的眼光，由立在寫字檯的橫頭

的幾本書上，移到窗外去，又由窗外移到補壁的幾張照片上，終于落在房門後手足無指的娟華身上。但是他並沒有注意到娟華的不甯的心緒，仍就坐在那兒不動。

這太使娟華爲難了，下逐客令請他出去，那未免太難爲情，當然是說不出口的；但是讓他留在房內呢，明天怎樣到辦公廳？她知道此類的事情，是比一日千里的火車要跑得快的，明天只消半個鐘頭的工夫，全辦公廳的人都會曉得了，而且他們所曉得的程度，怕比她自己還要深；那麼她怎樣去見他們呢？又怎樣去見他們中間的冰志呢？何況他們對她和小軒已早有了極不好聽的流言在其中漂盪着呢！

但她並不是怕他們，而且冰志和她沒有關係亦近一個月了，這當然更沒有顧忌的必要！「免了職又有什麼要緊，不過面子上難爲情，我尤其不願意聽人家對我說一句半句輕蔑的話！」這是她時常向小軒說的。

小軒對於她這種態度，內心裏雖不大願意，可是表面上卻沒有明白的表示過什麼，總是順着她的意思的；然而現在的小軒卻沒有體會到這些。

。間壁房間內又起了一陣鬨聲。

.....

年輕的郎，

太陽剛出山，

年輕的姐，

荷花剛展瓣！

莫等花殘日落山！

.....

.....

妹妹，我愛你！

我愛你！

.....

是這樣尖銳的放蕩的特殊的聲調，娟華當然曉得是誰唱的；歌聲一了，接着又是一陣劇烈的笑聲。

娟華簡直被恐懼和不安所包圍着了！她胆怯的輕輕地輕輕地把房門開了一條縫，眼睛湊攏上了瞧了瞧，又扭轉頭來瞪了小軒一下，然後輕輕地輕輕地把房門關上，吐了一口氣，似乎提到喉嚨的一顆心已降落在心腔里。

「蕭同志！我們……」她回了座位並沒有坐下，僅靠着寫字檯就向小軒說：「我們以後再說罷！」

「但是……」小軒喃喃地說：

「不，我們還是以後再說的好！」她截斷了小軒的話。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你怎麼這樣性急，逼了一兩天有什麼要緊呢！還是以後再從長計較的好！」她說着又扭轉頭來向門看了一眼：門外過去一陣輕微的脚步聲。「蕭同志，抽烟吧？天氣真是太氣悶了！」她這兩句突兀的話聲提高得多了，但是聲調裏却充滿了不安的抖擻。

「是的，真是太氣悶了！」小軒訝異的應了一句。

她燃了一支大聯珠紙烟吸了兩口，遞給小軒。

「天氣是這樣的熱，日裏要工作七八個鐘頭，晚上又是這樣的悶人，……」

小軒好像碰到一個難得的機會似的，含了滿口腔的青烟，接了她的話說道：「房間裏真是太悶熱了，你看你臉上的汗珠是多麼多！我們到湖濱去乘乘風涼罷，或者再喫一杯冰淇淋！」小軒的話是的確的，她雖不一定因為天氣熱的原故，但是她臉上的汗珠的確是不少，而且夏布短衫背後，也已濕漉漉的汗透了。

「去罷！我們先在大達裏喫一杯冰淇淋，然後再到湖濱走走；高興的話，就僱一隻銅欄杆，在湖里盪一個圈子。」小軒又重說了一遍：

「不，天太晚了」她揩了揩臉上的汗，這樣回答了小軒。

小軒掀起衣袖，看了看腕錶，「不晚，八點鐘還沒有到呢！」他把娟華的意思誤會了。

「小軒！」娟華又把聲音放低來說：「我們行動怎麼可以不細加檢點呢？不然，明天他們……」她的手指了指間壁，「又要造出更甚的謠言了？」

「那有什麼要緊！」小軒把手中的半支香烟向地板上一丟，氣虎虎地說，娟華瞪了他一眼，「要緊當然沒有什麼要緊。」她的聲音更低了。「不過因為這些小事，被他東說西說，使他們看不起，這却是不值得的。」

「小事？」

「當然是小事啊！去喫冰淇淋，在湖濱上乘風涼，這還不算作小事？」她坐

了下來，嘆了一口長氣，似乎是怪小軒太不明白她的心了。

「唉！真是太氣悶了！」小軒也嘆了口氣。

暫時的沉默包圍了娟華和小軒兩人的心身。

小軒立了起來，燃了一支香烟，踱到房門口，但他並沒有開門，又踱了轉來；娟華靜靜地觀着他，眼光隨着他的脚步忽前忽後的在流動。

「唉！真是太氣悶了！」小軒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心裏這樣的想：「這樣畏怯，這樣不痛快的女子，完全是過去的，十九世紀的女人！也配到這個環境裏來，也配來革命！」他似乎從心腔深處捺不住冒出了一般火，很很地瞋了娟華一眼；「我怎能同這樣的女子結合呢？」他很快的走到房門口，臉上帶了一種決然捨去的神氣，但是這時娟華好像有意的又像無意的向他送了一個深情脈脈地媚眼，他剛伸出要握門紐的手馬上縮了回來，扭轉身子又踱到窗前去去了。「然而！」他立刻又替娟華辯護了，「然而現在的女子，又有幾個不是如此的呢？」

她們知道什麼叫着革命？她們知道主義又是些什麼東西？到革命的隊伍中來，不過是掛一塊招牌罷了！這塊招牌何異於掛名女學生，著小馬甲，穿耳纒足！目的不過是想吸引一位顧客，一個丈夫罷了！像娟華！他的心裏和平得多了，「怕還有許多人不及她的呢！」

一陣清風從窗口撲到他的臉上，吹熄了剛才冒出的憤火。他腦海裏靜得多了，很小心地揮去了香烟上五分長的灰燼，吸了兩口，才擲到窗外去，掩映在淡黃的電燈光下灰色的烟，一團一團地漸漸地漸漸地升了上去。

他扭轉身子踱到寫字檯前，左手托頤支撐在檯子上，右手握着娟華的膀臂，娟華痙攣似的動了動，但她並沒有執意要掙脫，却讓他緊緊地握着了。

「娟華！」小軒輕輕地叫了一聲，「我們還是趕快宣佈同居罷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有三個理由，所以才這樣的要求你。一處注視着娟華，但是她的頭却

低了下來，「第一你我的相愛，現在已都達到最高點；第二宣佈後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來往了，不然就得依你處處加以檢點，這未免太悶人；第三你的身體太不行了，宣佈後工作可不必幹，去休息休息再說，好在生活上還不致發生什麼困難，娟華——」他手握得緊了一些，「你還是答應我罷！」

回答的是無聲的蕩人心魂的媚笑。

「依我真來，實在沒有什麼顧忌的必要，別人的譏笑，別人的輕視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何況你和冰志已早解除關係了！站在我們這種立場上，無所謂懼怕，無所謂顧忌！瞻前顧後的人，怎能幹革命工作呢？娟——」他的手更握得緊了，「娟妹！還是痛痛快快地宣佈罷！不然……」

小軒中途停止了他的議論。因為在他的臂膀上現在枕着一張細膩的溫軟的臉孔。他血管裏像有了電流似的馬上流佈到全身，心頭蕩漾得如同喫了過量的酒；而且娟華頭髮上香氣，也把他薰醉了。他低下頭在她的額上印了一個長

吻。

「小……軒……軒哥，你曉得我已結過婚的了！」娟華抽噎着說：背脊一縮一縮地顫動着報告，她已經哭起來！

小軒突然一驚，但隨即鎮定下來。

「結過婚有什麼要緊呢！」他這樣的安慰了娟華，坐在她背後的牀上，擁抱了她。

娟華順勢倒在小軒的懷中。

「但是你……軒哥能永遠愛我這已失了青春有了欠缺的女人嗎？」

「當然能的！」他緊緊地摟着娟華，「難道你現在還不相信我嗎？」

「你愛我，我當然是相信的！不過你的熱烈，怕不久就要冷淡了，廢弛了，終於要把我忘了的吧？到那個時候，怕你對我再沒有深深的長吻了！怕你對我再沒有緊緊地擁抱了！怕你祇若無其事的任我的淚泉流了！要曉得：愛是人

生的火花，沒有愛的生活，是多麼痛苦，多麼淒慘的啊！」

小軒只靜靜地聽着，他的心似乎已被這樣肉感的女性溶化了，又似乎已飛到另外一個世界裏。

娟華眼睛微微地張了一條縫，瞥了小軒一下，接着說：「也許你不會忘記我的，但是古人有言，『多情便是無情』，像你現在這樣心的顫動，靈的呼喊，一旦正式同居之後，你就要把她們消失了！這樣事情，固然是很平常的，固然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我却不願再受那種淒涼，再過那種平凡的生活了！與其——」

她的獨白不得不戛然中止了，因為她發覺小軒兩眼直視着窗外在出神，並沒有注意聽她的話。

的確，小軒這時身子雖還在擁抱着娟華，心兒却已早隨着夜晚的清風在空中翱翔了。

香烟。

媚華陡的坐了起來，頭一仰把披拂到臉上的亂髮掀了上去，隨手燃了一支香烟。

「小軒！」她叫了一聲，但並沒有接下去，却安詳的吸了兩口烟。小軒夢一醒了轉來，他看見媚華的臉色喫了一驚。

「什麼呢？」他極力鎮定，想掩飾他心中的不安。

「你想想好，將來不要懊悔！」口氣似乎嫵媚中帶了一點怨意：

「你呢？」小軒莫明其妙的反問了一句：

「我？我的心是早已被你抓着了！」

「那麼我又何常不如她呢！」

小軒又擁抱了媚華，她的頭枕在小軒的臂膀上，眼睛水汪汪地瞅着他；手裏的香烟也落到地板上了。小軒的臉慢慢地慢慢地低下來低下來，他突然的含着了媚華伸出齒外的猩紅的舌尖，他一切都迷惑了，她也像回到從前初戀時的

心境，她感覺到一種奇異的又香又甜的，像躺在雲霞上似的那樣奇妙。她的心跳動着，他的心也跳動着。

一個長吻之後，小軒又開口了：「娟妹！我們還是宣佈罷！」

娟華並沒有開口，祇微微地點了點頭。

「十號好不好？」小軒拿起娟華的手吻了一下，「今天是五號，還有五天工夫，也夠預備的了。」

娟華仍沒有開口，仍祇微微地點了點頭。

忽然窗外一陣嘹亮的號聲吹來，報告就寢的時候到了。

「去睡吧！」娟華這樣的說了一句，但聲調裏並沒有一點催促的意思，手也仍讓小軒握着。

「我就在這裏坐一夜行不行？」

「那怎麼可以呢？明天又要辦公！」她在小軒的頰上吻了一下，「橫豎祇